

无尽的远方和无数的人们

张译丹 拜喆喆 蒋茹茹 谢慢慢

每年假期，都有这样一群人，在别人享受空调、冷饮、西瓜和午睡的惬意、抱怨着酷暑难耐，说走就走的旅行一拖再拖的时候，他们选择把属于夏天的光和热留给每一寸踏上的土地。从清华园里启程的每一条路，连出去，都是无尽的远方……

放下长衫的身段

清华人的实践，在那个自由开放的年代，也在那个艰难动荡的年代；在那个激情热血的年代，也在那个扶大厦之将倾的年代。

民国时期的教育部教训学生说，当时的学生在大学里习惯了西方资产阶级生活，如果他们愿意放下穿长衫的身段，加入短衫人实际动手的行列，就一定能找得到工作。可见，

历史上从来不愿将做学问和做实践割裂开来。清华学校第二任校长周诒春就特别强调学生的社会服务意识，他赞赏留美清华学生课余上街演讲的举动说：“不自私其所学，而殷殷以公德为重。”

义卖、慈善等等拉近了学生和社会民众的直接距离，但对于许多曾习惯在学堂里饱读圣贤书的学生们而言，下基层亲民众并没有那么得心应手。在社会角色定位上，他们固守“士类”思想，导致了在实践中与社会脱节的现象。而且在当时在内地经济萧条、失业剧增的社会压力下，学生们的社会实践更多的还是携笔奔赴社会，表达他们对于挽救祖国现状的热忱。

“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



教师认真传授知识，工农兵学员珍惜机会刻苦学习。

教师给工农兵学员传授知识



清华大学组织文、法学院学生参加土改

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一二·九运动爆发后，清华、北大、南开三所大学迁往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后来再次西迁。“湘黔滇旅行团”68天的长途跋涉，为象牙塔中的学生打开了一个书本外的世界。抵达昆明后，参加步行团的刘兆吉和钱能欣两位同学将沿途的见闻及民歌收录整理编订了《西南采风录》和《西南三千五百里》，它们不但是民间文学，在语言学、社会学、民俗学等方面也有参考价值。在行军中，当时南开大学哲学教育系三年级的刘兆吉常常饿得饥肠辘辘，半夜才回到大家居住的营地。刘后来回忆道“如果说这本小册子还有点价值，首先归功于闻老师

的指导。”闻一多常对学生们讲“有价值的诗歌，不一定在书本上，好多是在人民的口里，希望大家到民间去找”。

革命时满腔热血，建国时踴躍满怀。1949年初，曾有电机系学生到育英中学等地宣传北平解放后的社会新形势，通过发宣传单、演讲等各种形式传播革命和解放思想；50年代初期文、法学院的328名师生在京郊参加土地改革，与农民密切接触；毕业班的学生则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真刀真枪”的毕业设计，水利系教授在密云水库工地给学生授课，就地取“材”，学生一面接受理论，一面就应用到具体实践。

60年代，时任清华大学校

长的蒋南翔为学生题词“到边疆去，为建设祖国而贡献自己的知识和劳动”。从奔赴屏蔽实验反应堆初期工地的青年学生到隐姓埋名扎根戈壁而为我国国防建设呕心沥血的“原子弹之父”邓稼先，清华人去了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前国家主席胡锦涛是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1965届毕业生，毕业后留在水利系从事科研工作，1968年时到水电部刘家峡工程局房建队参加劳动，从工程局八一三分局的技术员开始做起。他曾说：“正因为因为在六年中所受到的清华精神的熏陶，使得我们在走向社会、走向工作岗位的时候，能够始终不忘国家，不忘我们对国家、民族



清华大学电机系“梦之网”实践支队

应尽的责任。”

心所向，力必至

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把在课堂上汲取的营养灌溉到更大片的土地上，用专业知识去体察社会。

“电”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但并不是每个地区都充满着光亮，甘孜藏族自治州就是一个这样的地方，那里的居民连基本的用电都无法保障，这也便成为了电机系

同学提出“梦之网”设想的初衷——通过光伏微电网技术为边远山区未通电的乡村、学校送去光亮。从2014年3月的构想到微电网正式落成，他们在资金人力无不紧缺的情况下，仅用了5个月。

2014年9月1日，甘孜藏族自治州贡嘎山脚下的玉龙西小学响起了国歌声，这一天是值得纪念的一天——经过了近3个月的努力，这个偏僻的山村终于通电了。当点点灯光亮起，

他们不知道的是，那些灯火点亮了孩子们的希望。

在很多人看来，这并不是一个想做就做得好的项目，事实上也确实如此。资金、技术、环境、人力，摆在他们面前的并不是康庄大道。谈到这次经历时，参与支队的同学回忆：“3800米的海拔，高原反应强烈，天气变化无常，都是对我们的考验。在雨雪中，队员们一个一个地整理冰冷的设备，扛着五六十

斤的太阳能电池板爬上屋顶；浇筑水泥时每个人都弄得灰头土脸，不少队员手上都留下了深深的勒痕。”

今年的“湘西之行”将是热能系2012级本科生姜超第一次正式参加的社会实践。“本来在大一大二的时候是有两次社会实践，但都因为各种原因耽搁了。”作为实践副书记的他，将在今年暑假开始自己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实践。

经过实地调研后，他发现当地存在一个很大的生活问题——缺少热水洗澡，于是这支以热能系学生为主的15人支队计划在7月底前往湘西帮助三所小学安热水器，为期10天。除此之外，他们还准备了一些太阳能电池板，准备带着小朋

友一起做一些科技小实验，比如制造太阳能风扇、热水杯等，他们认为这样能在愉快的气氛中能让小朋友们学到一点东西，培养孩子们对科技、能源的兴趣。“我们希望能实实在在的为他们做一些事情，为实践地带来一些改变。”

传统的公益项目中，常常习惯给边远山区的孩子们捐赠书籍、文具，却从来没有考虑一些更加宏观的状况，比如国家电网是否覆盖、当地是否有基本的生活条件为孩子们提供读书的环境……倘若仔细思索，会发现他们缺少的、需要的恰恰是我们因为习以为常而忽略了的。改造浴室，装太阳能，满足当地三所学校的基本热水需求，“学校提倡‘受教

育、长才干、做贡献’，就这个层面来说，我们这个实践是把‘做贡献’放在第一位的”，姜超说。

因为知道黑夜的存在，才会有不变的坚持去追求光明，当我们的决心结成网，希望便被点亮。因为感受过温暖，才有予人以温暖的惴惴之心。从梦想到现实只差一步，那就是“做”，只有行动起来，改变才会发生。

聊起实践，经管学院2011级本科生尹西明总是有满满的回忆和深深的感触。经管学院的同学们一谈起社会实践，很多人都会想到尹西明。作为大四的学生，他与暑期实践不仅结缘在路上，更融入了生活之中。

尹西明在大一的时候组建了一支跨系联合支队去甘肃进行助学调研，当时由经管学院的浙江兴华爱心基金会支持去了七个县市支教调研同时调研撤点并校政策改革。“我觉得这样的方式比较好，支教的同时能够努力尝试为教育改革贡献力量，同时在实践回来后与当地师生保持交流。”尹西明说。通过实践，我们不断擦亮眼前的窗户，透过它，慢慢看到一个更加清晰真实的世界，“支教的时候遇到了一对双胞胎姐妹，家里很穷可是成绩非常好，几天的相处下来，我能深深感觉到她们希望通过学习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实



尹西明团队与支教地学生合影

践结束了，而我们依然保持着联系，我关注着她们心理上的转变，选择自己想选择的路……”说到这儿，他的眼睛里亮晶晶的，是满满的欣慰与祝福，也是难以抹去的感动。社会实践有时会给人一种回到高中时光的感觉，纯粹地就为做一件事做好一件事，和一群同样淳朴的人在一起，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尹西明又说起大二全学院组织去河北调研城镇化，“只有亲自去了，才会知道有些事情该是怎么样，究竟是什么样。”

诗意与学术的奏鸣

当电网为遥远的高原明珠筑起希望的缆线，当热水器的暖流润湿湘西孩子的童年梦，有一群同怀实践心的学子穿行在中国城市的坊街里巷，以肉眼察世事，以言语话民声，以文笔著人心，以学识鉴社情。

“唯愿与君共相知，不辞长作岭南人”，由人文学院历史系2013级本科生姜宏志担任支队长的以广州黑人族裔聚居区为例的跨国移民族裔聚居区探究暑期实践在八月向羊城出发。从黑人在广州的商贸活动到日常生活探究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黑人与当地的冲突与融合，实践聚焦于中国作为移民“目的地”而非“出发地”的过去、现状与未来。

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以及敦煌文化保护的主题是人文学院社会实践的专业特色，但反复食之则韵味几无。“一直来说大家都比较会倾向于去西南，”人文学院主管学生实践的2012级历史系本科生尤越表示，“去广州调研黑人的支队顿时让人眼前一亮，它可以算是未来的转型方向——如何在大城市做实践。”

在人文学院的实践向大城市转向的同时，社科学院的学生将视角投向了大城市中被漠视的外来务工者群体和面临“上学难”的流动儿童。从北京朱房的农民工孩子生涯规划课程体系到调研上海闵行区江川街道，由社科实验班学生周乐一带领的赴上海市闵行区调研流动儿童教育现状支队将形成对流动儿童教育状况的调研报告并以纪录片形式记录流动儿童的教育故事，从而寻求社会对整个群体的关注和关怀。

带着“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的情怀，社科学院的“碧山桃源·徽州遗梦”支队在八月走进安徽省黟县碧山村，从钢筋水泥的工业化城市化与“桃花源里人家”的古朴生态人文的碰撞中评价文化遗产保护与居住需求的矛盾，回归对乡建伦理的思考。穆斯林习俗保留程度地区差异调研支队奔赴青海，通过东西部穆斯林习俗保留差异程度的第一手数据

构建社会理论模型，在尝试为穆斯林群体的“我群意识构建”提供合理分析思路的同时分析现代化过程中的文化消亡与变质，为有效保护文化多样性提出建议。

蜀绣是中国传统工艺，集中于四川成都，被称为中国四大名绣之一，2006年列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4年暑假，美术学院染服系2013级学生何红都组织跨系支队进入蜀锦之乡，体验在布帛上的彩色情怀。“选题是我自己定的，当时就是觉得蜀绣是一种传统工艺，很少有人深入了解过这里，而且和我的专业结合得也很密切，我是挺喜欢这种老工艺的东西的。”在成都，实践支队参观了蜀绣博物馆，去蜀绣之乡采访老艺人，还亲自动手实践尝试蜀绣。“学习民间工艺就还是要走进民间，走进老艺人的生活。”

正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实践中，何红都深刻感受到，课堂中的学习固然重要，可是没有社会实践，没有真正走进成都，就很难感受到在特定文化氛围中的地域冲击力和情感的传授，很多自然天成的东西，就该回归了去看，放到别处就显得刻意了。

谈起蜀绣的发展现状，何红都仔细地想了想，说：“还是在发展着的，但是，蜀绣现在和生活脱离了，更多地是被当做纪念品收藏品



蜀绣老人在参考图样

束之高阁，而且又缺乏典型地方特色，优势并不突出。”对于民间工艺的心理认同感融于骨血不会消失，蘸着成都夏天潮潮的空气，享受着那第一眼看到曾经都是印刷在课本上，但喜欢的不得了

的工艺品原物的欣喜。

当盛夏的骄阳开始炙烤京城的草木城街时，实践的脚步行走在乡间的土路上，停留在青海湖畔的穆斯林家里，驻足在羊城越秀的黑人街道上，抑或是融化在孩子们的笑容和传

统工艺的针针脚脚里。实践有说走就走的坚定，但不为游山玩水。待九月秋意渐深时，清华园又将收到一张张诗意与学术的实践答卷。📖

（转载自《清新时报》
总第 180 期）

后记：

用一度电照亮一个夜晚，和星空作伴；一杯热水温暖一片净土，和鲜花齐开；丝丝缕缕织起的，是锦绣也是情怀。不论主题与院系，或许关注的那些人事物不尽相同，感受到的世界是不同的凉热，但是通过实践渴望探索、发现世界和尝试改变的心却都朝着同一个方向。在实践中收获，也在实践中反思，经管学院 2013 级本科生郭超凡回忆起自己的实践时表示，“清华的社会实践，俨然已经成为了势不可挡的浪潮，体系日趋完善，受众越来越广。在这一年一波的浪潮中，总有一批弄潮儿，也少不了随波逐流者。多数人只在乎如何正确的进行一次暑期实践，却在实践的过程中忘记了其本身所承载价值。其实对于任何实践，明白‘是什么’，比做的‘什么事’更重要，行胜于言，思胜于行，一次更有深度的暑期实践或许能给大一新生的成长与发展带来更多的意义。”